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

春秋元圻案李氏燾作謝疇春秋古經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是張晏所本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呂成公左氏傳說十八論楚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於是知大段附爲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有他後面死於軍本是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閒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蓅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達全云此亦是儒者之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魯莊公忘父讎與齊爲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南○元圻案衛風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民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

鄭康成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陳靈公爲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鄭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　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孫氏復春秋發微曰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弒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一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者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敎綏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淸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淸獻嘗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採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肆旣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分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無復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以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旣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況風詩是王

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柰何專以無雅爲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積尚貢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邾鄶大鼎殺啟於荆尸爲洒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豳也大小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穠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

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義亦在其中案以上朱子答張南軒書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

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朱子答林擇之書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云云　又朱子答胡平一曰凡此之類反覆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疑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不可移之說竊謂與其求必通而窮於鑿似不若闕之之爲愈見文集五十八石林葉氏全云葉夢得著春秋三種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劉原父曰穀鄧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石林之說蓋本於此陳氏後傳全云止齋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

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朱子答吳晦叔書曰詩中月數又似不可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閻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春秋特筆哉元圻案石林春秋攷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輯得十之七八其統論二云左氏記事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為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為春僖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記于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卓及荀息左氏記于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於夏正蓋既以正歲為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陳止齋春秋後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舊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云云張氏洽春秋集傳春王正月傳曰按胡氏以為商周雖

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閒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遽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

書錄解題春秋類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又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又春秋傳十二卷劉絢質夫撰二程門人其師亟稱之　劉質夫春秋傳程沙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辨義攷皆云已佚唯張洽集傳余近得抄本共二十六卷內缺十八至二十二二十三至二十六七卷　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諡文憲

胡文定胡安國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第六書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

全云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顧淵源於漢志○元圻案葉石林春秋傳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即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意同　董子對策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羅氏泌路史餘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董從龍子　漢書律歷志一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春秋集傳微旨卷二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元圻案曾欽解題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伯淳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爲　隱十一年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陸氏之說本此集石林傳曰隱何以不書即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日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以爲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閻按胡傳以爲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元圻案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十年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隱五年穀梁傳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東萊春秋集解取陸質纂例趙子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之說王晳春秋皇綱論侵伐取滅篇亦取之石林葉氏傳曰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爲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蓋兼取左氏趙氏之說似與孟子意合　書錄解題春秋集傳十二卷蘇轍撰專本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卽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立中庭案立中庭諸本皆作中立庭今從閣本　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泰泰山刻石猶如此案此皆趙明誠古鼎銘跋尾文在金石錄卷十二　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下疑脫鄭氏注三字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蓋古字通用正義曰古文春秋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詛楚文歐陽公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一作秦誓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變輸盟刺卽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左氏渝平也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未必然○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案立讀爲位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卽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齊和鐘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邠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龔敦銘云蘇公入右敬立中庭北鄉隸宏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庭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　朱子語類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意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意則只是渝字也　詛楚文見古文苑一其文曰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邪甚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韓元吉校本云渝石作輸　變渝盟刺刺字不可解東坡詛楚文詩王注載詛楚文作變渝盟制當從之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案桓子春秋傳序曰辭不待贊也言不能異於斯耳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見文選四十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元圻案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文選曹攄思友人詩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與文選引史記同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　閻案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

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鄭案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部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易而成○案公羊傳首疏寶作脩脩爲則閻氏之說爲有據朱文公謂一一書不傳不得不得聖人筆削之意元圻案經義考閻氏因春秋敘佚按閻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成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　徐彥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也又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採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達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是以止得六十國也　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朱子偶讀漫記云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予反病二書之不得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　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

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書錄解題春秋公羊傳說十卷不著撰人名氏隋志亦不載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崇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　經義考曰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全云祁寬所輯和靖語錄海陵周茂振謂荆公欲釋孫莘老之言不可復加而遂詆爲斷爛朝報乃爲瞞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祈案臨川集答韓求仁書曰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辭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於先生嘗言荆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斷爛朝報也　經義考一百八十一王氏安石左氏解一卷存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

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　楊龜山作孫莘老春秋經解序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　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荊公不為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鶴山李明復春秋集義序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元祈案經義考呂氏祖謙春秋講義一卷存　黃震曰成公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主如傳議之太刻耳　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曰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

書尹氏卒　案隱公三年左傳作君氏此從公穀　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　昭公二十三年　書齊崔氏出奔衛　宣公十年　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　襄公二十五年　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何云迂遠無當○元祈案公羊隱三年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

世弑其君。王氏北傒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石林春秋傳曰尹氏卒貶世卿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爵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爵立君諸侯之大夫而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爲是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見法焉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案魯歷書錄解題作周歷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耳文在浪語集卷三十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語錄以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見禮記內則閭尚有史況一國乎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剛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春秋之

制也○元祈黎陳氏澔云春王正月傳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鄭書晉人所謂諸有之二子蕢之晉于是有諸史者也是故賈誼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爲史矣自注木常州先生薛氏 楊氏偁春秋解自敘呂氏大圭春秋或問亦從薛常州說 隋書經籍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 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 黄氏仲炎春秋通說一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月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原注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閻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

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雖信亦未有過春秋之甚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非是蓋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日蝕誤五爲三是也詳見余潛邱劄記○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八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

漢月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 案此隱公三年正義文 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閻按凡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爲然余嘗憶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航以爲然○元圻案隱公三年左傳注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盈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正義曰戰國及秦歷紀全紊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卒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與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魏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注不能定故未之言又襄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劉炫曰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傳寫致誤失其本眞也

西疇崔氏全云浩陵崔子方彥直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案十七當作十四閩何本俱誤作七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月者皆闕也元圻案桓公四年杜注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

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宋趙氏鵬飛春秋經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闕文也何休附會以爲桓無王故貶去二時此妄說也十二公之中惟桓一公最多闕文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闕事併甲戌己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　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小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寓山谷稱之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其賢而有守可知矣　經義考崔氏經解佚本例例要存　案今本題曰西疇居士春秋本例共二十卷書錄作一卷誤也王氏所引不見於本例蓋經解之文　西疇之說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孟子題辭案趙岐作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爲緯書者述此語耳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多

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决錄傳於時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公矢魚于棠案隱公五年公穀經文俱作觀魚此從左傳語朱文公類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

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全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至其云則君不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葉石林春秋攷五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各因四時之田而取之臧僖伯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未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爲言蓋矢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狩而假射牲以爲之名乎則觀正當爲矢不當言陳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後世如秦始皇至琅琊候大魚出射之漢武帝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也朱竹垞曰俞成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說謂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鱻而食之直作射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爲妄元圻案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二月說曰建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一十七春秋之法唯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總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殺止於哀公十四年書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二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十六兩年皆書春王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通志堂所栞尊王發微文有脫誤可稽以校正　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三年公羊傳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　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爲顚倒不亦甚乎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陳齊之全云字長方王信伯弟子謂聖人蓋生名之

案記曰諸侯失地名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何云國滅身竄故從卒例亦復近理　質夫名絢程門弟子○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欒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　漢書漢武帝紀令進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大也　儒林傳有蘭陵褚大　經義考陳氏長方春秋傳佚張翃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　胡氏寧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呂氏集解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地也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此內儲說上篇文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

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失其道蚩蚩之民罹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敎化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伏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雷霆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引故疑之乎　又云非之言自不足據○元圻案公羊經文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左傳穀梁傳皆作十月定公元年十月霣霜殺菽三傳同今韓非子云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合二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莊十八年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原注爾雅蜚蠦蜰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蜮高誘注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為螣音相近也邵學士晉涵爾雅釋蟲正義曰說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蟘通作螣月令云仲夏行冬令百螣時起鄭註螣蝗之屬是蜮蟘螣一也劉歆春秋傳以為非中國之獸未詳所據又曰蜚又名負盤廣雅云負蠜蜚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左氏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一名蜚一名蠦蜰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今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蠜也是蜚亦有負蠜之名也　漢書五行志蜚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山海經東山經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

天下大疫　經義考程氏迥春秋顯微例目宋志一卷佚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勑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按閩吾袞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元圻案後漢書郎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陽嘉二年顗詣闕拜章帝使對尚書顗對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雨大澍也　僖三年六月雨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黃氏仲炎曰宋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累年災異為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袞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

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問按鐫工安民李仁甫長編作

李姓并余親至西安中碑林辨之　邵氏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王明清揮麈錄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坊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元圻案後漢書皇甫規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公如京師成十三年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何云精義○元圻案成十三年杜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胡氏傳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　張氏洽集註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　趙氏鵬飛經筌曰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

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尊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

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元斫案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子曰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原甫曰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後漢書皇后紀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晉書后妃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明帝即位封建安君至成帝咸康元年始別立廟於京都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三年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春秋傳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春秋後傳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下云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止齋自註本荀氏 愚謂齊衛胥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事見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註徐廣曰徐今薛縣 霜凝冰堅其來漸矣全云春秋之末携貳局者亦齊衛也

於是齊景思更霸而牽率衛靈以伐晉○元圻案王氏此條本朱子語類問於張洽之說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言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桓公三年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程子胡傳皆善其不盟謂與公羊荀子同 劉氏敞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非也諸侯有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又意林曰時齊僖公自以爲小伯而狄人追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胥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張氏洽春秋集傳曰蒲之胥命止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譏者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

相王則齊魏會于笠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于齊僭竊交私百年一揆故知胥命者春秋謹霸政擅命之始也　朱子語類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勢必如此　國語及平王末而晉秦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稱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旄丘詩序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書郊九皆卜不吉（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失時（成十七年九月定十五年五月哀元年四月）牛災（宣三年成七年）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桓五年秋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秋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十六年秋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八年秋十六年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九月七年秋是年九月十二年秋）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元祈家胡傳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鬭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　程子曰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昭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元圻案劉氏敞春秋傳曰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于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家鉉翁詳說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谿竊兵柄舉國中邱甸卒乘皆爲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爲之日而定公孱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爲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公室自是無復興之望矣

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隱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旣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卽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卽位可從此例以更始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也若延康黃初之予奪春秋之罪人也　全云溫公亦非奪漢與魏只

是要書法一例其實書法何嘗不可變通○元圻案朱子與呂成公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　昭公九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書錄解題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丞相溫公河內司馬光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傳體爲志八卷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就祕閣置局神宗御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何云經不書益見彗小於孛矣　集證漢文紀有長星出於東方文穎曰彗孛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一丈二丈無常也○元圻案後漢書天文志上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所君

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見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茀之與彗相似能同 史記齊世家亦載晏子之語孛作茀 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此天教也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又外篇記彗見者二其文皆與後漢書所引晏子不同王氏此條據章懷注

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年夏彗見西方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元年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元圻案綱目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

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元圻案呂氏集解莊七年恒星不見云云襄陵許氏曰王迹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又僖十四年沙鹿崩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應晉文將興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文十三年晉人無信傳二十三年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二年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元圻案文十四年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陸氏微旨中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

氏則必非微者矣讙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鬬義能徙故為之諱也　襄十九左傳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大其不伐喪也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成七年巫臣之為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事詳國語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眞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眞女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元人志在叢吞天下卽無入洛之師未必不覬覦而動曰果阨則難不夾攻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況女眞之讐必無不報之理○元亦祭左傳成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四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

書迎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使來璧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克會川以塞雲南拒蜀之路雲南怨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貞元十年異牟尋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請復南詔號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稱皇帝國號大理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攻邕州陷之四年陷交趾五年寇嶲州寇邕州十年陷嶲州十一年攻成都 岳珂桯史九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 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金主遣李靖慶女真散覩持國書來修好詔蔡京等論以夾攻遼之意七年遼亡欽宗靖康元年金師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 明張溥書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三京之復後曰遼為宋敵金為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堅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誰堪之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失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僖元年） 淮夷病杞方伯不能

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僖十四年〕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僖二年〕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元圻案春秋僖公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侯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故總言諸侯以譏之　傳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胡傳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呂氏集解曰先儒以謂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析義最精　稽義考程氏迥春秋傳宋志二十卷佚〕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莊十六年〕至會于淮〔僖十七年〕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翁注序按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數十處大戴記并有再爲義王句管子又有三〕

匡天子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富辰所云糾合宗族展禽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乘車之會三史記云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范甯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

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邱之盟僖十五年陽穀之會僖二年淮之會蓋有兵車矣繹序按洮鹹是兵車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范甯注有明文西疇失考○宋崔西疇此說黃氏日抄尤引之

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

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方樸山云若以九爲糾則未可擬曰不以兵車矣況九糾通用他亦無證 纂序按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糾亦有通用者故朱子註楚辭亦破九爲糾 集證曰論語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槐按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引皆同胡氏通旨因之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釋文所引范甯注當有所本

李氏韶世紀序看伯文紀云桓公會不避三川明盟不加王人宋國語西周三川皆震注涇渭洛也 僖公五年經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註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宋高氏閌集註曰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

諸侯無與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僖公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二十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程子曰皆文違年會盟者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逼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事見僖七年左傳 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事見僖二十八年經傳 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元圻案經義考胡氏寧春秋通旨未志一卷未見吳萊後序曰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通旨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 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與少籍妄意欲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二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爵于謚為之補綴其未成黃虞稷曰琪字孟聞吳郡人任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此竹林為文 又曰易無達吉何云吉疑作占 集證按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詩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如說苑所引則仍當作達吉 詩無

達詁春秋無達例闓按今繁露例兩作詳 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俞序篇文 攻媿闓按攻媿樓鑰也謂眞得夫子心法元圻案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舊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 樓攻媿繁露後序曰仲舒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繁露法見卷五十八頁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三事原注隋唐志十卷○案應劭語見後漢書本傳及晉書刑法志今僅見

三事而已閻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集證按北堂書鈔聽訟門引孔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且手殺重于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見漢書刑法志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見本傳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閻按文學當作丞相史○元圻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載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

所謂毆父不當坐　宋甲乙與丙甲下疑脫父字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毋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通典六十九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僑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宋通典本二事厚齋因同爲于氏所引故以爲一事也否則傳刻時誤二爲一并誤四爲三也　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不宜列朝省宜子況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疑咸受修言　修宜之弟　以毀諦宜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追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

修劾數稱宜惡不可爲直況呂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今呂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陷死刑恐非法意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又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聖明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　漢書五行志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顓斷於外不請又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酷吏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譖月令正義引鄭志獄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說文獄司空也　蕭山王紹蘭曰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蘗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　以上二論皆或發曰以下仲舒所斷　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鐵同律曰此邊部兵所賊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然則春秋決獄宋時猶有六事可攷厚齋何以但云三事乎又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今攷類聚卷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麑事非引決獄蓋朱閣與誤記六帖爲類聚耳○案經義考董子春秋決事十六篇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

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元析家傳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夫人爲哀姜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者公使立爲夫人者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外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李仁甫長編一百九十仁宗嘉祐四年八月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請議從祔郭氏於廟位稱號之言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祔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郭后之廢雖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禮致之於廟恐其不安於春秋也禘於大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能擬輕重哉禮官張洞駁議曰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無大過惡陛下閔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諡冊祔廟安得並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文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於寢不祔於姑則郭后之没不得其所實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饑窮極終不廟食耶　張洞師事劉子望孫明復見石守道上范文正公書周益公跋歐陽公與張洞書曰洞字仲通開封人晁无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官至工部郎中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年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年身爲不義而

以賂免取宋郜鼎（桓二年）納莒僕寶玉（文十八年左傳）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微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昭二十七年）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八年）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元圻案呂氏春秋集解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　桓二年胡氏傳曰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敎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

公如京師者一（成十三年）朝王所者二（案俱在僖二十八年時晉文以城濮之戰勝楚襄王勞文公踐土已而狩于河陽也）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四年）其僭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集證公如齊十一晉二十楚二大夫聘列國五十六）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爲有道

之國道焉在哉元圻案禮記明堂位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天下以爲有道之國　王使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周公宣十年王季子又錫命者三賜葬者四歸脤者一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春秋之時天子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何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盡與春秋同一揆　隱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時天子崩魯隱往奔喪而不見於經按隱公果有奔喪之舉春秋必大書而特書之不知何休何據而云然

衞人立晉隱四年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衞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滅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稱意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稱公子　全云晉孫庶母於未立之前其不稱公子宜矣○元圻案朱子詩集傳衞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　閔二年狄入衞胡氏傳曰衞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昔書謂何南劉炎曰吏

氏記繁而志寡矣班固敘諸王淫亂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鄭有溱洧之淫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刪乎臣不能答後以問楊時曰此歎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致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　宋高氏閌春秋集注曰晉桓公之弟先公之子于次當立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亦足以備一解

書狄入衛閔二年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定四年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哀十三年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顏之入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悖○元圻案書吳入州來其懲子重子反之讒慝貪惏以致禍乎書楚人入鄆其懲莒之城惡而不為備乎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裴駰得傳曰初謹始也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

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元圻案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曰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劉氏敞權衡曰僭隱公以前蓋未嘗舞六佾于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僭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簡公八年初立西畤祠白帝六國表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秦孝公十四年初爲賦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二年　桓二年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　桓三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

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二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莊二十四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杜預注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非禮也夫婦之常禮不以強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僖五年左傳正義釋例曰國君而逃師衆盟違共與俱棄其意服衆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宋公會于孟戰于泓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僖二十一年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胡傳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盟于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年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晉文

翟泉之會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上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晉秦同役而不同心卒不能得志於鄭也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胡傳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闕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封四夷安諸夏之功與不見矣遂城虎牢襄二年成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陸氏春秋集傳微旨卷下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蘇氏轍集解曰諸侯既成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

城杞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三十二年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城杞之役合十一國之大夫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之胡傳不日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圻案東水心書龍川集

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詞意尤深遠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昭二年左傳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樸山云左傳正義周禮釋言之備矣○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穆脩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淳啖助弟子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說見性理拾遺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元圻案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吳郡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著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二篇　眞西山讀書記春秋類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

精治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朱子荅魏元履書曰春秋前輩以為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案王閻本誤作五今從何本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溫公疑孟曰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閻按杜註五伯本服虔來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集證按應劭風俗通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趙岐注孟子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顏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預

應劭之說同然諸侯于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顏卑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如趙氏之說列越王句踐而去宋襄○元圻案李氏覯盱江集卷三十二常語下或問自漢以來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孰得霸哉曰王以上天子號也帝亦稱皇王亦稱帝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所得爲哉　司馬溫公迂書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脩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　讀史管見卷二漢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霸雜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　朱子綱目取胡氏之說　邵子觀物外篇下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晉毀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强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今佚

錫桓公命莊元年　葬成風文五年　王不書天宋陸淳纂例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與葬

放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黃氏曰廿八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子禮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公羊傳桓四年何休注云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故爲貶又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　左傳杜注以爲史闕文他放此胡傳呂氏集解朱子皆從杜注此天法也不書卽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豈孔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胡文定春秋傳序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旣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型國措之天下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云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案桓二年宋孔父莊十二年宋仇牧僖十年晉荀息　伊川經說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而爲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注見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隱元年許

止昭十九年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注見前書郜鼎桓二年衛寶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黃氏日抄曰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三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厥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隱四年左傳公與宋公為會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之遇不能討州吁弑君之罪而宋公反聽州吁之言合陳蔡從衛以伐鄭故書以示貶而會于稷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陳氏傅良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誅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而亂賊之黨沮矣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事在僖公二十五年亦見周語眞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閻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懍懍焉春

秋之法也 元圻案左傳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公子宋先入戊辰公即位 宋即定公昭公之弟季孫意如立之 昭公四年叔孫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五年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寧宗太子詢薨復立宗室貴和爲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主之則廷初不預聞也寶慶六年改封魯國公拜太傅加爵會稽郡王獨相理宗九年擅權用事尚任儉壬 書錄解題總集類文章正宗二十卷參知政事眞德秀希元撰自序云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旨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殺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元圻案定十三年經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又曰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

許海道臣許海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氏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叛亂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因於邊鄙擅廷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春秋直書入於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平王之遷戎爲之也詳見卷三襄王之出狄爲之也僖二十四年春秋之筆戎爲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昭四年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語邵子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桓公二年稷之會以宋督弒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襄公三十年澶淵之會以蔡般弒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襄公十六年溴梁之會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

嚴乎 元圻案劉敞春秋傳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獻其君而不誅示災而淡之微矣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況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 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審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疑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紀元僅一月耳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註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辭諭而以無爲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 朱文公詩以爲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閻按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譏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於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於禮經是

謂竊名中宗踐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與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猶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否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附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常紀后傳所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　○元圻案閻氏所引卽唐書沈既濟本傳文傳稱既濟蘇州吳人不載其字　孫氏甫唐史論斷上論曰武后僭稱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紊后事于帝王之年列僞國于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否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云云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元俱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崇帝統而黜僭逆也　范氏祖禹唐鑑七書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之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周也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中宗卽位稱嗣聖

元年二年武后遷帝於房州唐鑑自三年至十四年正月皆書帝在房州十五年復立帝爲太子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皆書帝在東宮故義門云有疑

項氏家說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葉石林春秋攷十五昭公在鄆曰居于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撫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於是之辭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寄於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以徵矣此足以證沙隨之說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唐史論斷三卷天章閣待制陽翟孫甫之翰撰甫以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乃修爲唐史用編年體自康定元年述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爲論九十二首甫歿朝廷取其書藏禁中今惟論存焉又唐鑑十二卷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父撰祖禹修通鑑分主唐史元祐初上此書攷其治亂興廢之由爲三百六篇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　原註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桓六年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書稱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天子之事也　莊四年胡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周冬教大閱器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

仲冬今六月耕耨之時亦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以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之禮愚謂大之爲僭惟大蒐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而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曰肆赦也眚過也赦大過也或者以爲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邪伊川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在蜀十年不赦審此補無僭天子之說然則趙氏之說爲可從

湨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湨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程易田云此條與左傳異而大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甚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偏剌天下之大夫大夫視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謂災異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晉侯爲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又曰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湨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言天戒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行僭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于湨梁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又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所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注公羊傳曰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

而病中國故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但休以爲能行義爲齊誅慶封與胡氏異瑞田謂何氏貶中寓褒元頤楚病中國語意深微論古不爲無所見而胡氏所見者大矣○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襄公三年雞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六年溴梁之會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於溴梁之會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不言諸侯之大夫各大夫無諸侯政也又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者威文既死中國不振制在夷狄故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蓮啟疆之召而後如楚焉事見昭七年左傳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全云此亦未審情事之言齊襄殺魯桓而魯莊尙從之安在齊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邱之怨未平故勿遽耳以楚師伐齊取穀魯僖從楚在從晉之先究在其不急於從狄申之會特畏晉不至耳○元圻案陳氏止齋春秋後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桓公所

指汲汲者魯也苟不得伸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謀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鄖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不苟于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左傳成四年欲求成於楚而叛晉若非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言則魯之從楚久矣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喪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元圻案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見定八年經傳僭諸侯矣

左氏元圻案鄭樵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此合經文計之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公

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此六藝論之文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此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序文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此史通申左篇文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原父語檢公是集及春秋傳權衡意林皆不載當攷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案崔伯直春秋經解十六卷本劉例要一卷注見本卷十頁今惟例要列入通志堂經解中左氏失之淺三句例要中無此文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此晁景迂三傳說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何云誣亦當爲巫或失之亂或失

之蔡胡文定之言也胡文定又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此葉夢得春秋傳自序文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往往不曾見國史　呂氏大圭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韓文公贈玉川子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方樸山云啖趙以後云云宋景文之言　全云公穀理亦未盡精

呂成公左氏續說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

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訛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學餘二十年儲閱舊目以爲依託○元吳萊呂成公春秋左氏傳續說綱領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爲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覩周室如列國知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祥夫禮儀動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甚專係於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　書錄解題春秋類左氏解出於左氏爲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邱明　葉石林春秋考三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爵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稱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爲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爲是矣以年攷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晉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于越盡其一世之事爲終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爲最遠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後與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爲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攷其書雖見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　鄭漁仲六經奧論四啖助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邱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左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邱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邱明也左

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爲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旣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辨狙詐眞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眞知言哉　王介甫左氏解今不傳荆公集亦無此序其所疑十一事不可得聞矣故兼取石林漁仲之說以見其大概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闓按賈逵雖明劉氏爲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全云得立學官在曹魏

正始中○元所纂漢書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爲郎召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　左傳文十三年正義傳說處秦爲劉氏尋討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何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之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　隋書經籍志一左氏漢初出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劉歆考正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又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遂罷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

其處者爲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

皆非左氏之舊也何云以處者爲劉氏爲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刪論之若使爲劉歆輩所附益則班固去

詆不違昔者之高帝紀乎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爲證蓋有作僞者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二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用魏始興故誇誕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左氏惑於流俗之見故亦從而書之　宋董逌廣川書跋慶都碑劉敞嘗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漢書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始也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八世生虞舜以媯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遂生賀字翁孺從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文選王屮頭陀寺碑曰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顧微吳縣記曰佛法未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

係（案此杜預春秋序正義文下云以詆公羊穀梁又與左氏作長義）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後漢書鄭衆傳章帝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官）章帝之子爲和帝後先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元圻案正義曰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案前漢書王莽傳歆以地皇四年自殺安得於和帝時與鄭興父子奏上左氏耶鄭興傳興善左氏傳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爲得其實新莽六年改元天鳳十二年改元地皇　後漢書興衆傳亦不書奏上左氏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案杜預春秋序正義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之辭有此文也）東方曼倩（客難）杜元凱（左氏傳序）皆用之（元圻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論中用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案穆后見昭十五年傳）愚

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左傳有聲子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在春秋之初

閻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爲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異常之才者　方心醇云哀姜成風敬嬴皆不從夫謚文姜沒於莊公時以子謚母恐未必如所云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謚法四卷宋蘇洵撰自周公謚法以後歷代言謚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爲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春秋廣謚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後鄭樵通志謚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　謚論又曰匹夫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　路史論謚法曰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其來久矣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八（宋隱五年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爲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預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何云韋昭國語

注云又入爲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傅隆議見宋書樂志一劉原父春秋權衡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按

今本宋書樂志於必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尙古○元祈案范甯穀梁傳注佾之言列八人爲列　通典樂五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又樂七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常博士傅崇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謂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曰禘于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高誘注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　朱子論語八佾注雖兼載服杜之說而意主服氏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俱見隱四年荀子堯問篇周公曰成王之

爲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諡紀事之失也閻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諡及魯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成爲諡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諡蓋亦邑名　集證日知錄二十三漢書張放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諡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傳記中如國語國策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是生時傳諡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元圻案穆天子傳六卷注見卷四二十五頁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傳二十四年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案成鱄語見昭二十八年史記語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文武史記作武王荀子儒效篇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諸侯王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詔載阜陵質王延傳嘗以

成鱄之言爲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閻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言成鱄十五人當爲正○元圻案王氏謂以成鱄之言爲正蓋指封建親戚不止二十六國耳攷證引荀子史記漢表以證閻氏似誤規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莊十二年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譏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見檀弓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此天下名言萬世爲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爲篤論全云此有感於閩王之事○元圻案博議曰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立君如傳舍觀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無所擇忽亦君也亹亦君也儀亦君也突亦君也爲臣者皆操此心

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綮之姦也據此綮之爲人原有可議節取其言可也　書錄解題左氏博議二十卷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敘曰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資課試也　西山讀書記君臣篇於左傳取荀息狐突解揚箴尹之言而未及原綮當更攷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僖三十年）觀魏受禪碑（載三國魏文帝紀注）唐六臣傳（五代史）利茁而樂亡者有矣（元圻案六臣張文蔚蘇循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也歐陽修五代史曰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　宋帝㬎德祐二年八月以王積翁爲福建招討使十一月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行都道人鄧欵于元至是元軍使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留夢炎宋之狀元宰相甚必仕虜文天祥留燕王積翁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天祥遂遇害張天如曰宋之逆賊前莫惡于劉整後莫醜于夢炎非苛論也王氏此二條皆有感而發）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良曰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

君爲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內則）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元圻案蓬子槃孫亦曰教以愛使以忠　與西山劉氏傳忠錄後序曰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愛民無適而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文元年）之義（何云囘囘歷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元圻案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歷有之皆他月節氣也故歷無云某候某閏月節閏月中也素問注見後卷九第十四頁）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宋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歷至老乃成摯虞賞之經義考云已）

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裒集成書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余云程公說作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闓按春秋長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　集證大衍歷議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歷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歷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元圻案文五年正義曰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杜惟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釋例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未必得天

蓋春秋當時之歷也據杜此言正是爲合以驗天非順天以求合也　通鑑外紀注見卷五四十一頁四庫全書別史類提要曰恕是書據周威烈王以前事跡爲外紀又著目錄年經事緯上列閏朔天象下列外紀之卷數悉與司馬光通鑑目錄例同　書錄解題三春秋分記九十卷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做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小國夷狄皆譜其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謚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値逆曦之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　縱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書著錄　劉羲叟字壯輿恕之子陳振孫曰司馬公通鑑目錄做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

王貳于虢（桓五年）王叛王孫蘇（宣十六年）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周紀三赧王元年）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方樸山曰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亦類此然孟子明書燕人叛　全云溫公於陳霸先之攻王琳亦失書法○案大事記解題曰通鑑書燕人叛齊燕之於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戍春秋書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叛特因用齊人之語耳）書蜀漢寇魏（通鑑魏紀四明帝太和五年二月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又明帝青龍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晉兵寇潞州）而讀史管見

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全云左氏之失極多其無君臣之辨亦不止此如王使王孫蘇訟于晉及晉人

討萇宏之類○元所纂通鑑綱目十五漢後主建興八年發明曰書孔明
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通鑑書於孔明伐魏
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於魏兵犯境書之
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固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幸
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爾 讀史管見二十七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
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昔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
而晉言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
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冠冕三國乃以曹氏歷之若河東
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書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
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眞貴所以謝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
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洪景盧容齋三
筆王貳于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
以君之與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
爲昏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
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斯大國諸侯之卿踐履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
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
爲勿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爲兄
榮尤爲失也 書錄解題四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呂祖謙
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解而廣

之及漢征和三年而止所稱者略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遞稱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又讀史管見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以通鑑事實而義少故爲此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熙豐以來接於紹興權奸之禍尤寓意焉

晉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爲冀國案僖二年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戎冀戎初縣之集解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入顛軨者蓋冀戎原注前此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于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原注冀缺爲卿復與之冀　閻按杜注冀即晉之冀亭最是汪氏以爲漢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元圻案後漢晉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虞城有下陽城有顛軨坂皮氏有冀亭　水經河水又經大陽縣南注地理志曰北虢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地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穆天子傳南登于薄山顛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砥柱山亦謂之三門矣山在[illegible]壤東北大陽城東也　路史國名紀三冀并於晉都芮封之漢之附縣今絳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爲不道者據此三說則閻氏說是也　路

失國名紀四冥鄍也陜之平陸東北二十里有鄍城莫伐之者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僖二十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元圻案溫公論今傳家集不載

楚箴曰民生在勤（宣十二年）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全云思則善心生此生字稍別）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見文十八年）如狄之酆舒（見宣

十五年　晉之智伯晉語智果有五賢而甚不仁瑤卽智伯也齊之盆成括孟子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元圻案范淳父唐鑑曰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陰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　謝疊山曰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愷之才皆德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方樸山云正義已言之○元圻案文十八年正義曰史克方欲盛談美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太過之辭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說鯀則云世濟其凶則其餘亦有太過非其實也

貴而能貧案鄭伯張語見襄二十二年　張文節全云知白○案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以盛滿爲戒諡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晉郤缺語見文十三年　劉道原陳無已有焉閻按當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元圻案司馬溫公訓儉曰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

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蘇子瞻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贈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父渙字凝之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　王稱東都事略陳師道字無己徐州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家素貧自龍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楚有夏州（案宣十一年杜注示討夏氏所獲也）以夏變夷衛有戎州（哀十七年）以夷變夏（閻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何云夏州蓋志夏徵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戎其地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異衛蹦蹟固云我姬也何戎之為　全云深寧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案唐書藝文志丙部法家類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大正原作大臣避宋太祖諱作正）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毋國勞毋

專子孫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林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
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
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
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
自蹈之也說苑反質篇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
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
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五年韓非子
外儲說左下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

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文元年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案事見晉書禮志中飾經舞禮不可以訓全云見諸侯諒闇或天子有大慶則用吉禮謂國事用吉禮矣預之見斷於從祀未爲過也○元圻案隱元年正義曰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遂諒闇之節也案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禮志有之文亦小異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

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機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集說按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晧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與羊祜語同○元朝案通鑑周紀四赧王三十一年燕王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樂毅入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君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云云　又晉紀二武帝咸寧四年帝遣張華就羊祜問伐吳策祜曰孫晧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晧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云云　晏子春秋景公欲伐魯晏子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伯禽之治存焉不若修德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亦與伯宗等同意　參晉曰時者不可失似亦有此意此先儒所以致疑于古文也周世宗謂南唐使臣鍾謨曰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是淺塵德之言矣

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釋天文劉炫云鄭爲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詩傳從鄭說元圻案昭四年正義曰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說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宿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卽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卽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禮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　唐風綢繆篇毛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心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正義曰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毛以秋冬爲昏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　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鄭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矣故詩人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鄭以爲參火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

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周官季春出火昏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宛宣子豫焉宛字誤 集證按譽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豫游暇豫李善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〇元圻案服說見昭二年正義 趙岐注見孟子雪宮章 杜注與其好也正義曰若是游其樹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案程氏遺書二十二下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然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 呂氏春秋集解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左氏謂女而不婦襄三十年非也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下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六如共姬之守禮死

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于師曰聖人之教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而無一人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旣無褒異當從左氏之說 胡傳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聲厲天下之婦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旣嫁於恭公七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與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所記較三傳爲詳

陳振孫曰陸質本名淳以避憲宗諱改焉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

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昭二十年是人臣生而謚也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少宋字而義尤協意尤明似勝王氏所據之本 又云蓋出於湯自云吾武甚矣 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閻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 何屺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

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蕭客曰若果未死賜諡是豫凶事非禮也杜預以爲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案樊本眞贋也　方樸山云死而賜諡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姜之下宛似一時之事義門云云猶疑未可依據○元圻案若賜諡與殺宣姜爲一時事則注不應曰傳終言之　三國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爲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昭二十九年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集證三國志董卓傳注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擾龍氏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

翦殖愧諸侯之策襄二十年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元圻案晉書賈充傳模字思範深爲充所信愛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模是賈充從子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一年） 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充符） 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十八年） 庶幾乎無欲矣（元圻案楚語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案蓋指襄三十一年不毀鄉校昭四年作邱賦事） 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案語見二柄篇） 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

劫其君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襄十五年十七年傳載子罕事皆賢之檀弓亦稱之檀弓載子罕哭陽門介夫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左傳襄六年子罕逐子蕩不言其奉君命豈因此而誣其專刑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謗之事見襄十七年司城宋之司空也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註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見本傳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

閻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伐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

而奪政與田常事亦似自爲證明然王氏竟未實此○元圻案呂氏春秋異寶篇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 又召類篇曰孔子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歟 史記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 韓非子言子罕必與田氏俱說疑篇曰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 又曰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亦兩及田常李斯蓋兼其說耳韓詩外傳說苑稱子罕專政去君與韓非子略同 近仁和梁氏玉繩曰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臧文仲廢六關文二年家語顔回篇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何云置之爲廢猶治之爲亂祈之爲與古人用字多如此○元圻案宣八年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

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宏爲違天定元年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昭九年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

原注趙氏鵬按曰左氏之害教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匪他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間無可支非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柳子厚弔萇宏文曰㬎成城以考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呂温古東周城銘序曰萇宏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其咎左氏明徵以爲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輔大順也牛僧孺諭忠云萇宏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宏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誣人也左邱明皆然其言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自古無持危之臣乎　宋史藝文志趙鵬撰春秋類論四十卷朱竹垞經義

考云侯按王氏困學紀聞載趙氏損論一條云云即原注所引是也其趙氏爵里竹垞亦不詳載蓋已無可攷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衛侯於盟定四年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

閻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爲重衛國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在衛上盟在皐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析猶未精　全云宋虢二盟皆是楚先于晉而經仍以晉先楚虢亦晉長于會而楚長於盟故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仍是趙孟爲客可證也左氏以爲先有信則妄矣　方樸山云閻按得之〇元圻案僖二十八年經正義曰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官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宏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宏說告劉子乃長衛侯于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非因次之王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閻氏之說本此

韓詩外傳第八卷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元圻案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亦此意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案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晉賢古詩皆共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李善注夷常也引毛傳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李善注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辯吳之所以亡也論有上下二篇語見上篇注引綦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注又引孫綦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皇輿旋館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集證按李周翰補亡詩注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與左傳正義同

齊伐晉入孟門襄二十三年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已

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 閻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注以爲晉隘道非也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　集證史記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　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唐志同水經第十六穀水條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襄四年 呂文靖全云呂申公夷簡 於李辰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元圻案李辰妃仁宗生母也王鞏聞見近錄曰李太后崩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請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亡章獻皇后即引仁宗起過屏後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間諜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遷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間言不入者文靖力也又曰仁宗初撤旅殯改一日遠出詣奉仙寺發李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小由是羣疑悉亡

衛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閻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集證按後漢吳良傳注亦引作公孫枝○元圻案錢氏養新錄曰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說載朱文公論語注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又引吳氏桂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乃知今所行集註本非考亭之舊厚齋所見亦是誤本）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見仲尼弟子列傳）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弟子解）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哀十一年）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哀八年）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集證顏氏家訓誡兵篇顏氏之先本乎鄒魯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春秋之世顏高顏息

顏羽之徒皆一闕夾爾據此顏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爲仲尼弟子之顏高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六厚齋考古最覈獨此條稍未審孔門之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多不可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樊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襄十一年攻媿之言本此二語原注嘉熙庚子愚試胄闈王國爾發策亦用此　閻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爲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元圻案樓氏鑰攻媿集書魏丞相奉使事實曰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召對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　續通鑑

長編二百六十二熙寧八年四月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弼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游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卻復盟好者比比皆是 蕭禧契丹使臣來請地界者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元圻案晉書解題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預既為集解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原劉蕡為之序 春秋釋例久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案提要曰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統歸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為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此條所引亦見杜預春秋序正義 宣十七年左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庶子之等後凡明不稱弟者皆母弟之義 馬氏繹史九十九春秋雜記總論曰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體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經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

止五十也又曰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變凡之例有假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邈遠聖心獨斷之例云云分晰拔爲精審文多不能全載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襄四年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眞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閻按靡於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詳非無因　全云此或羿雖篡帝相仍居商邱浞篡羿又二十年始弑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凡竹書所言皆不足信而此條較左氏爲覈以其情事論如此也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尙得爲忠乎閻說非也然閻亦專據左氏而誤耳方樸山云帝山顏杲卿初亦迎祿山衣紫袍後乃倡義亦何嫌也○元圻案帝王世紀曰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與杜注同　張南軒答李叔文書曰邵康節皇極經世以寒浞滅相係于壬寅少康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寒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襄十八年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

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

也元圻案服注云云見周禮二十三正義無射夾鍾作夾鍾無射襄十八年杜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融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違蓋即指周禮疏所引之說也周禮疏但曰注云不著名氏厚齋因左傳正義而知為服氏注

讒鼎之銘昭三年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

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

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

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

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見說林下篇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岑鼎〔新序節士篇呂覽審己篇紀岑鼎事與說林略同惟樂正子春作柳下惠〕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錢氏按廣韻岑侵二部古音相通故岑讒岑可轉寫其收崇入東部收讒入咸者誤也〕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元圻案隱元年左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襄元年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宋人取長葛〔隱六年〕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元圻案原父說見春秋權衡　朱子跋李少膺說石林葉氏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　日知錄四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為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

遞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不亦未熟注云取者蓋夏殷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對發其例於歷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關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何云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舉矣是以五經異義云全云許叔重作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以上俱見何休公羊傳序文正義魏鍾繇謂左氏爲太官公羊爲賣餅家元圻案後漢書儒林傳許愼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鄭興傳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雜記條例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又賈逵傳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上疏獻之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

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　三國志魏裴潛傳注魏略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辯析長短　隋書經籍志一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集證按太官北堂書抄引魏略作太官厨

權載之全云文公德輿字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桓十四年艮八之占襄九年名對也元圻案唐書權德輿傳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自太常卿拜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曰文　四庫全書目錄權文公集十卷　試明經策問曰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象胡爲僻義　襄九年傳註曰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昭八年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爲舜後虞思按左

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謹按金仁山前編亦辯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元祈棠金仁山前編再考之於書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致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王瞽瞍也　楊升菴集辯疑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舜之世曰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

穆有塗山之會昭四年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山部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集證唐志宣州

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南豫州八年州廢來屬

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今宣州當塗縣山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塗山國禹娶之今宣州當塗也仁傑按書正義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塗山非宣之當塗縣隸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蔣范蔚宗自丁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又云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僑東都固未之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定五年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案呂覽孟冬紀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云云高誘注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說文玉部璠字注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

初學記玉類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原註下與說文同

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綱逐欒盈幾危晉國襄二十一年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三年宜哉元圻案孝經曰家事理故治可移於官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哀十五年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全云此爲趙孟傳詐殺袁鏞以降元而發○元圻案全註三箋本入於上條之下恐誤今改入本條　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遷鼎遷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网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攙搶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徐志不得騁才長褒學恐從溺枯骨誰爲襃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厲鬼山水倍堪悲抱恨毅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把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

毫述悲傷此詩載甬上耆舊詩第二卷

猶秉周禮（閔元年）齊猶有禮（僖三十三年）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元祈案讀書錄解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爲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

年此乃韓獻子之言閻按東坡不鑑山記魏獻子之歌錢大昕作叢何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閒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瑚商璉亦因書註非不知與明堂位戾也翟灝按包鄭註論語賈服杜註左傳皆云夏曰瑚○元圻案水經六洧水下注曰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四庫全書校本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義門所云蓋韓之訛作魏明時本已然與晁無咎嘗取晉問以擬楚辭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元圻案楚辭卷一離騷經王逸序注班固離騷經章句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

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　書錄解題楚辭類楚辭十七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此條所引洪慶善語見楚辭卷一辨騷注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齵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方樸山云了此則不必辨矣

說苑叢說篇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爲樂逵閻按欒盈史記作欒逞避惠帝諱也樂逵二字乃欒逞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王氏偶未契勘及此　何云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范宣子爲范桓子皆誤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郗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郗雍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郗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

下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郗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又進貫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士會繼趙盾爲政在晉景公七年趙文子乃盾之曾孫相去幾八十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元王元年趙襄子始立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案今本攷古編無此語）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閻按晉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元圻案通典四十二吉禮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注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禹帝元孫計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　歐陽公帝王世次圖序曰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因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

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又十八年正義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按縣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宋今本世族譜無此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考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論經義異同史傳繆誤多所訂譌

雍熙中（太宗九年改元雍熙）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原注見談苑　全云楊文公億作）太平興國（太宗初元年號）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

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 原注見晏元獻公書　宋晏殊 答樞密范給事書　見宋文鑑

百十二 觀鍇原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 閻按

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眞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談苑十五卷承旨宋庠公序所錄楊文公億言論初文公里人黃鑑從公遊纂其異聞奇說名南陽談藪宋公刪其重複分爲二十一門改曰談苑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傳言大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蓋宋人而隱於齊者故王氏仍以宋係之　陳書文學傳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　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春秋例苑三十卷世祖曰知汝嘗以讀書在心足爲深欣也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梁書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九經及第淳化初官工部侍郎受詔校五經疏義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博貫經史秉明經解豫集賢校理歷官工禮二部侍郎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開寶三年登甲科至道中知睦州還列太府寺　錢熙字大雅泉州南安人善屬文李昉深加賞重爲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遂登甲科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何云鳳翔所作本之康成議論夐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昔之詠三良詩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坡公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冠絕千古苕溪漁隱云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元圻案文選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王粲詠史詩臨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秦風黃鳥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東坡詠秦穆公墓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蓋從自殺之說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以傳文次第排比之猶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孥趙盾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言爲

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　呂成公左氏傳續說卷五文六年還具共帑與器用財賄條云左氏詳書之者蓋見得繼悉周盡向薄議論趙宣子待地遺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抑不如此又卷六文十六年云獻子愛穆伯二子條云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傅議所論此事非是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臨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謹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是成皋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元圻案莊公二十七年為齊桓之十九年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僖公二十九年晉文公盟諸侯于翟泉謀伐鄭也文公十四年為楚莊王之二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注從楚者陳鄭宋　戰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

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 范雎曰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漢書地理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 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 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子男之國號檜爲大號叔恃勢檜仲恃險若以周難之故而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 史記韓世家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 項羽本紀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楚遂拔成皋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 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又曰大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哀姜成風事俱見閔二年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踰閫成風閫季友之繇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不察文義

遂使與共仲通於哀姜同科則誣古賢臣矣襄仲雖有弒君之大惡亦非烝于敬嬴也　全云厚齋亦未嘗指爲烝淫也家法不修故曰魯衞之政兄弟也然衞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媺也其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衞之士哀十四年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元圻案邶風雄雉匏有苦葉新臺鄘風鶉奔序皆以爲刺宣公宣姜也齊風敝笱載驅猗嗟序以爲刺文姜齊襄魯莊也　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　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案桓六年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　方樸山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從名字句絕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昭七年衞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衞齊惡今日

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疏曰其嫌存者則不諱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並捨名而稱字耳

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皆無諱漢宣帝三年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而稱諱自漢宣始博議謂名子者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風操篇　閻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疑當作名字謚大夫有名惡者謂嫌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集證引見後漢張衡傳注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僖二十四年　何云此不足憑宏詞人俗習如此　三鑿載閻云崑字下當有崙字有如白水即有如皦日也　集證御覽六十一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僖二十五年荀彧以此勸曹操迎

獻帝原注或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宋荀彧語見通鑑漢獻建安元年豈誠於爲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閫內失之乎境外繆稱訓非也辰嬴之事僖二十三年閫內之法安在哉詩如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元圻案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宋王晳春秋皇綱論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晉文公之迎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狐偃勸以勤文之業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

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僖二十四年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侯爲漢相客惡得賢○宋召平高於四皓乃朱子語申屠蟠賢於郭泰集證按廣韻十六蒸應字下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其八代孫也召不當以應曜易之○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五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

北屑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厥未若皤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皤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舞如懸風度高且遠矣

邵子觀物內篇四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北堂書抄不敏下有教不至三字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三十六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閻按書謂秦穆公曰其君實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元圻案尸子注見卷五南風之詩條　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　吳越春秋禹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　韓非子仲尼說殷之法刑棄灰說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非人也余云斯言也為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元圻案張天如青宋史紀事本末文謝之死後曰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黃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實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所寄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為虜前驅呂文福諸將紛起效尤亂莫制矣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元圻案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卻吳定四年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原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不

而逃賞（定五年）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案周敬王十五年楚昭復國歷十三君至負芻而為秦所滅計二百八十三年）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即武侯後出師表語見三國志本傳注）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

七日而薄秦朝鶴何云閣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誤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全云楚無濁水疑是溈水字相近而誤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嘉定錢氏大昕曰棼者楚之訛冒者冒之訛即古文申字勃蘇與包胥聲相近○鮑彪戰國策注曰定四年以為申包胥吳師道補注曰棼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相近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走疑當作足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修務訓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

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 以左氏考之卽左司馬戌也見定四年 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事見哀十六年 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元圻案張良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後從沛公西入武關說以破秦之策事詳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 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遂逃賞終身不見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梁元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陳霸先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琳不從命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遂戰于沌口禽安都文育初魏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琳迎還湘中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王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爲梁丞相琳乃遣兄子叔寶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及陳霸先卽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陳遣吳明徹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城陷被執殺之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梁故建寧公琳當亂離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結包胥之念終遵萇宏之眚 五代史宦者

傳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竭心不懈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舍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不食而卒 班孟堅古今人表有申包胥而無蔓冒勃蘇是一人也乃於中下列沈尹戌復於中中列莫戌大心則以一人為二人矣

鄭文公之知命（文十三年）楚昭王之知天道（哀六年）惠王之知志（哀十八年）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竃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昭十八年）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昭二十四年）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元圻案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

地若此則史也何與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呂氏春秋制樂篇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者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夕熒惑果徙三舍與邾文公之知命相類　文選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鉏麑之於趙宣子宣二年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藏甲探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何云知覺篇者又可戒也○元圻案魏書司馬楚之傳楚之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劉裕立楚之規欲報復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皆此類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唐書姦臣傳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　三國志蜀費禕傳禕字文偉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僖十六年）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哀六年）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孝宗在位十二年改元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閻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閻按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閻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

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閻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爲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閻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元圻案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有閒余者曰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　宋史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淳熙十年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甚非小人害政卽敵人窺中國　玉海三天文書下淳熙十年上與熒惑當入斗李燾言天道遠惟正人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此當是一事而傳之者互異）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僖二十二年）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溪（昭十三年）淮南子（詮言訓）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

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五年）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二年）有士五人

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

入也（襄二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

晉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十三年）曰無善

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

而已（案東方朔曰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梅福曰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

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

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史記高祖本紀子房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魏之窺吳則曰

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賈生之語見漢書本傳陳政事疏此皆以人爲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導謝安耳

○元圻案容齋隨筆十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爲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我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元圻案宋王晳春秋皇綱論辨書名氏篇隱公之卿多不氏蓋隱公以庶長自嫌若同於攝故所用之卿亦不正命皆法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是也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曰其事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馬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正義曰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公羊傳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

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司馬官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三傳之說已不同如此至宋儒或各從一傳或各自爲說不可殫述矣汪氏論而不斷蓋闕疑之意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宣四年）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安定先生曰是啟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元圻案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　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

宗人釁夏之守禮（哀二十四年）聖人道化也後世犯葵邱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得宗人之風乎（閻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倢伃爲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爲后）

○元圻案漢書劉輔傳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書諫曰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

人不可目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　三國志魏后妃傳文德郭皇后太祖為魏王時得入東宮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書曰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邱亦曰無以妾為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東都事略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仁宗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廢后并斥美人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為萬世法也孟氏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乞追停策禮別選賢族

夫差之報越定丙年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兒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月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全云此為天水諸宗子言之○元圻案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為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　晉書載記慕容盛傳盛寶之庶長子也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

蒿盛滑結大謀會稽討勵鄰寄桁之大盤將上汗稷偕辟戎夜閒知廟祖而跨過人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稷栗皆踰躍進攻汗斬之通鑑晉紀安帝隆安二年枝萬容盛告廟令日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　慕容盛之言晉書不載而通鑑載之故曰君子有取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見尚書顧命　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宏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樞許衡之徒言之　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閻按奔楚在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　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子朝以前人　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閻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元圻案家語南宮敬叔與俱之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制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蒙穀事見戰國策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宣十二年）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襄九年）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宣十二年）晉自蕭魚之後（襄十一年）精神景象非昔矣（元所案呂成公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卻封之既入鄭因其君行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猶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遂然陵轢天子使聘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蔑諸侯所謂儒者氣象已不復見又襄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皂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觀之於晉就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范武子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如親立楚之朝晉楚兩國所以兩立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系於百年又曰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晉文同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悼公一時之盛也然極盛於蕭魚亦兹於蕭魚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如成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其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而私有之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替亦可見霸業日衰不能自也 王氏此條似檃括呂成公諸說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閻按馮公瞻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恒弒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見哀十五年 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 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全云然則深寧之拜疏出關豈得已哉宋史不知本末書之曰遯使與曾淵子輩同科當改正

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 隱元年 成季 昭三十二年 唐叔 昭元年 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㕲魯作

耒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閻按孫卿張文潛生而有文在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楊南仲韓城鼎銘釋文參古作耒與說文合而董逌廣川書跋云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魯字傳模既久又改爲魯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圖蓋爲魯也秘閣有銅魯銘作圖公諸儒不能考定以爲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以圖爲魯在漢猶然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引見杜預春秋序正義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許氏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

能詁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平為辨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　全云張蒼本傳言蒼無所不通恐或過情然要其多學可知且賈太傅出其門則亦偉矣又云尚有高賢如穆生又鹽鐵論有苞邱子尤高　纘序按苞邱子即浮邱伯○元圻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　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楊倞注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　惠氏九經古義五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為事不經見非也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二十四年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宏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宏正邪雖殊而啟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蕭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宏言殊也○元圻案史記公孫宏列傳宏為人恢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余兄靜軒先生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五年）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成十八年）亦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余云汲爲戇翁 丙日殺爲忮）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元圻）

案史記汲鄭列傳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語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漢書朱雲傳雲字游魯人也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於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簒奪之禍晉自及矣晉

語趙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元圻案襄十五年經書衛侯出奔齊杜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二十五年經書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某某于夷儀呂氏春秋集解泰山孫氏曰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與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易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昭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胡陵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於師曰意如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爲會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趙宣子趙盾之字也宣二年經書趙盾弒其君夷臯

寺人披之斬袪僖二十四年　芊尹無宇之斷旌昭七年　其肄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方楘山云晉文聞披言亦遽見之矣此論未公　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遺李衡皆有君人之量全云一是英雄一是奸雄一是中主之寬大者○元圻案史記季布列傳朱家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臣各爲其主項氏臣可盡誅邪滕公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　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權第六子權薨休弟亮承統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亮廢孫綝迎休御正殿大赦改元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休諡景帝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宣十二年）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定元年）謂范鞅也一以喪師（邲擧）一以失諸侯（定四年）書曰人惟求舊　閻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漸字奇確　何云新謂臣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六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說曰荀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縠者蓋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楚嬖人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以至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使涵養積習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者是養之無素驟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

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

是也襄二十二年 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元圻案史記樊噲列傳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又袁盎列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召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竊跡前事貫山至言曰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為喻亦此意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傅元云國語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案劉炫語見襄二十六年正義傅元語見哀十三年正義○方樸山云左傳哀元年年載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惟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於楚語則以禦吳為子西語無患吳為藍尹亹之言此亦互異之一 繼序按傳言鄢陵之敗晉語作苗賁皇與左傳同楚語異又按晉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十月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二月又按宋隸詩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云周文公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語作吳公先歃左傳則先晉人 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

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見漢書本傳　今春秋傳作左氏
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
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原注王荆公以爲六國時人　蓋左史之後以
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
說楚事爲詳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爲楚史○鄭漁仲語見所著春秋地名譜自述　司馬公謂左
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閒按讚楚堂書出極辨以左氏爲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發序深求志有公羊外傳穀梁外傳○元圻案韋昭國語解敘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柴少猶春秋統論三司馬遷班固以邱明爲名則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左邱氏遷以左邱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

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家類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五筆十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景盧撰每編皆有小序五筆未成書　三筆十三再書博古圖曰予讀博古圖其謬妄不可殫數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絶爲乖盾周雲雷磬曰春秋傳儀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　國語四魯莊公時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案韋昭注索求也庇覆也州犂伯宗子伯州犂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於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畢陽之孫章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集證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顯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

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知伯帥趙韓魏章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〇案韓非子十過篇載智過事智過卽智果也全云通鑑以事屬知果二說之先後不同集說古今人表知過繫於趙襄子之後從戰國策也師古曰知過卽知果〇元圻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智過當云智過卽知果也閻何本皆作智過卽智果也蓋仍顏師古之誤

楚語伍擧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原注注騷愁也離畔也伍擧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元圻案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漢書揚雄傳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㠯爲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㠯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㠯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

離愁而無聊也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欵鳴玉以相揆楚語王孫圍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藹楚昭王時欵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圍爲公子圍以欵爲武之子皆誤元圻案皇王大紀五十五景王二年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欵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圍應曰楚有觀射父者能作訓辭以合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欵有所邑 皇王大紀注見十二頁

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成十五年公羊傳文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閻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 集證左傳僖公子張或云字子臧子臧孫達公子尾字施父子旋伯見齊詩鄭子然子國之弟其子然丹是皆以父之字爲氏者又按文心雕龍才略稱國僑以修辭扞鄭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遣使祭鄭大夫國僑徐

彥伯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蔣登傳子皮讓國僑史通探擬篇云左傳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豈以前皆稱子產為國僑也〇元圻案昭四年子產作丘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臨五年正義僑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僑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僑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僑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國子流遺愛之體王當春秋臣傳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

鄭語依𩁹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案此水經二十二洧水又東過鄭縣南注文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閻按此證致精朱鬱儀反以鄭注華字誤誤矣　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方樸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註云二邑虢鄶其下云鄔蔽補丹依𩁹歷莘君之土也注云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若前莘後河左洛右濟注云莘莘國也按此上下註語則兩莘字明是兩地一為邑一為國不得合并且其注莘字係於前莘後河

句下而又云莘莘國也與酈氏所引亦不同酈氏改竄韋注割截國語以兩爲一而王氏從之恐亦有疑 集證鄭氏詩譜引史伯作依檿歷莘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州郡部引鄭語亦作依檿歷華今河南開封鄭州周爲管叔封邑後爲鄭國漢置中牟縣隋置管城縣華陽城在今鄭州南○沅按案史記鄭世家虢鄶果獻十邑注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檿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檿歷華君之土也可知國語古本華不作莘矣

晉語竇犫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犫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犫對簡子誤也集證容齋四筆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歎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犫而史記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犫證釋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余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

鳴犢犨其不同如此○元圻案索隱云鳴犢犨字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是以鳴犢竇犨爲一人也師古刊補傳注云今承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是以爲二人而班氏古今人表中上亦列鳴犢竇犨爲二外紀蓋從班氏

江端禮集證云字季恭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爲法閻按東坡蘄楚語論郤東坡非非國語　集證唐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元圻案柳子厚與呂溫論非國語書曰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至比六經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訕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　經義考二百九江氏端禮非非國語佚又劉氏章非非國語佚黃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又晉氏乎乾非非國語一卷佚案此則非非國語有四　宋徐度却掃編曰孫叔愈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擬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　江端禮臨川人劉原父之甥也弟端本詩入江西宗派

古以一句爲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定四年論語一言

薇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閻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爲一言不爲非又按盧文弨曰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爲一言是論語已有所倒也○元圻案東方朔自謂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似亦以一字爲一言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閻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眞文忠公（除江東漕朝辭劄子）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漢書高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元圻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杜牧注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

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越非爲懸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深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留秦至於漢楚爭時是故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德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張銑解題兵書類注孫子二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

子產鑄刑書昭六年趙鞅荀寅鑄刑鼎昭二十九年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定九年然甫刑云明啟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詔聖篇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集詩漢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近圻案漢書朱博傳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

也又曰廷尉治郡斷獄呂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沛國薛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呂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呂為百五十篇寫呂二尺四寸簡奏上會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呂新禮二篇冠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哀二十七年　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闕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頗而上包者忍醜　嘗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　方樸山云陸遜亦云能忍辱負重　全云忍辱二字亦當別白杜嫡之言易流於馮道○元圻案屈子離騷屈心而抑志兮忍垢而攘尤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此管子短語君臣下篇文管子之言即宰伯之論周桓公也桓十八年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語類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閻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案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與衛中行書謂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常君子得福爲常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襄二十七年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入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

大夫曰二三子不忘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節其所述蓋古禮也賈逵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謹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年今俗語云一匝匝閩本作而淮南子詮言訓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洪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宋子作數集　集證今本符言篇作數穿白帖引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　集證今本高誘注無人生子三字呂氏春秋圜通篇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誘注雜猶匝也廣韻二十七合雜字下注云雜匝也集也

或以益為皋陶之子列女傳睪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原注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睪子贊禹甘生相秦睪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卽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文公五年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 原注列子夷堅聞而志之張處注即庭堅也 閻按伯益爲皐陶之子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古文尚書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三說以益爲皐陶之子是未必然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爲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皐陶之子則秦乃皐陶之後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皐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皐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註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嫠不恤緯昭二十四年齊女有禮成二年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爲臣者乎 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讎而不知其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何云嫠以夫爲天 集證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心莫不慘傷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韓詩外傳二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

所以泣也○元圻案宮婦投劾事見左傳昭十九年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爲光武之失不謂厚齋同言之須詳爲注釋本末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節鎭尾大之禍削其兵權卒也外患乘乘莫之能禦也　案新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偃武詔天下鎭兵十之一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聚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北○元圻案後漢書百官志五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不典兵禁備盜賊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邊郡置農都尉又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劉昭補注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又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卽强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妖僞遐邇摇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又劉昭注曰晉太康之初武帝詔曰上古及中

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稱繫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因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一時之宜爾今韓宗廟之渡土大夫之力江表不定合之爲一當爲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州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劉知幾史通書志後論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昭十七年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昭十五年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嘗有衆仲見隱五年晉有胥臣原注見晉語○案晉語胥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云云韋昭注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後爲司空鄭有行人子羽見襄三十一年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何云觀漁仲此論則世本雖亡未嘗亡也　余云公子譜尚存世本不可得但觀諸書所引亦不盡合於左傳公子譜出杜預手　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一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辨論譜該一卷三月二十五日引見九月六日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隋經籍志春秋公子譜一卷吳楊蘊撰小公子譜六卷首杜預撰○元所表今本係名世將獨集明正德時所列不載此條所引之語或即春秋四譜序文中句也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十一年)程子(伊川)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見程氏遺書十)

莊公寤生(隱元年)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閻按周書寤儆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云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司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全云寤生者牾生也諸說皆以意爲之〇元圻案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余友曲阜桂未谷馥曰崔鴻前燕錄眘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余初疑寤當作牾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矣)

黃池之會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見吳語)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曰吳王

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閻按何紀聞據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雒作駱　何云宋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盡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全云穆天子傳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元圻案穆天子傳盛姬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又曰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獻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叔向習春秋爲平公之傳案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彪即平公之名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昭二十七年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

尤衰乎郎之會其辭無理甚矣○元圻案胡子知言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汝齊以師保其君襄三十年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昭三年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如是乎全云叔向爲趙文子傅言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之任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一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梅福語見漢書本傳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元圻案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爲華文閣待制了翁上章論十事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遏私意故王氏云爾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爲仁非指克己復禮卽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二年）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輙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閎按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攷證臧氏琳曰論語覩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逸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述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昭二十八年）此大夫稱主也（閎按虞六以日魯語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

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昭二十九年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爲諸侯故猶稱主君閻按周禮主以利得民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全云閻說附會又云魏以主君爲稱未必如孫寧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　集證禮記坊記注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正義曰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晉士匄謂荀偃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魯語季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乎是也

男忠錫孫孝濬
孝瀚校字